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敦煌学概论

● 郝春文 主编

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绘画、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敦煌学概论

● 郝春文 主编

Dunhuangxue Gailun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概论/郝春文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04-031007-8

I. ①敦…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学-概论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440 号

策划编辑	于晓宁 张 林	责任编辑	吴 伟
封面设计	王凌波	责任绘图	杜晓丹
版式设计	王凌波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20 00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1007-00

内容提要

本书分四个部分对敦煌学及其主要内容作了概要介绍。“绪论”部分介绍敦煌学的性质及其由来、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以及学习和研究敦煌学的意义；“上篇 敦煌的历史”叙述自远古至清代敦煌兴起、兴盛、衰落和再度复兴的历史，以展示先民创造敦煌古代文化的背景；“中篇 敦煌石窟艺术”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繁荣、衰落的历程；“下篇 敦煌遗书”择要介绍敦煌遗书的内容及其价值。有关敦煌学、敦煌的历史和敦煌遗书的部分撰写力求全面搜集现阶段已有的原始材料和最新的研究信息，从中提炼出结论明确、知识点清晰的成果；敦煌石窟艺术部分也尽量全面吸收已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成果。总之，本书比较全面地吸收了国内外有关敦煌学的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最新成果，力图将古代敦煌文化遗产的精华及其产生的背景展现给读者。

本书主要面向高等学校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对敦煌学感兴趣的其他读者。

目 录

—— 绪 论	1
第一节 敦煌学的性质及其由来	1
一、敦煌学的性质	1
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4
第二节 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	7
一、敦煌学的兴起（1909—1930）	7
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宽（1931—1949）	10
三、敦煌学的稳步发展（1950—1966）	12
四、台港地区敦煌学的异军突起（1966—1976）	14
五、敦煌学的迅速发展（1977年至今）	14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敦煌学的意义	20
一、更具体、形象地了解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 发展的历史	20
二、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21
三、进一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	22
四、进一步具体认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	23
五、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23

—— 上篇 敦煌的历史	25
—— 第一章 敦煌的兴起与曲折发展	27
第一节 河西与敦煌的自然环境	27
一、河西的地理位置	27
二、河西的自然条件	28
三、敦煌的地理和自然条件	29
第二节 汉武帝以前的敦煌	30
一、史前的敦煌居民	30
二、商周至汉初的敦煌	31
第三节 汉代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	32
一、西汉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	33
二、西汉末与东汉时期的敦煌	37
三、汉代的中西交通	39
第四节 魏晋时期的敦煌	41
一、曹魏时期的敦煌	41
二、晋代的敦煌	42
三、魏晋时期敦煌的文化	43
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	44
一、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和经济	44
二、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文化	47
第六节 北朝时期的敦煌	49
一、北魏时期的敦煌	49
二、西魏时期的敦煌	51
三、北周时期的敦煌	51
四、北朝时期敦煌的文化	52

——	第二章 敦煌的兴盛与陷落	55
	第一节 隋代的敦煌	55
	一、隋代的敦煌和中西交通的发展	55
	二、敦煌佛教的复兴	57
	第二节 唐前期的敦煌	59
	一、唐前期敦煌的政治概况	59
	二、唐前期对敦煌的治理和经营	62
	三、唐前期中西交流和敦煌的文化	65
	第三节 吐蕃管辖敦煌时期	69
	一、吐蕃对敦煌的管理及相关制度	69
	二、吐蕃时期敦煌佛教势力的膨胀	73
——	第三章 敦煌的回归	81
	第一节 张氏归义军时期	81
	一、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81
	二、张氏归义军巩固政权的主要措施	83
	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和张氏归义军的极盛	94
	四、张氏归义军的衰亡	96
	第二节 曹氏归义军时期	99
	一、曹氏归义军的建立	99
	二、曹氏归义军的内外政策	100
	三、曹氏归义军的兴衰	103
——	第四章 敦煌的衰落与复兴	107
	第一节 西夏时期的敦煌	107
	一、关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灭亡和沙州回鹘时期的推测	107
	二、西夏管辖时期的敦煌	110

第二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	113
一、蒙元对敦煌的经营和敦煌的进一步衰落	114
二、蒙元时期敦煌的文化	116
第三节 明代的敦煌	118
一、明朝时期敦煌的地位	118
二、沙州卫时期的敦煌	118
三、罕东左卫时期的敦煌	120
第四节 清代的敦煌	121
一、清朝敦煌的行政建制	121
二、清代敦煌的社会经济	122
三、清代敦煌的文化	124
第五节 古代敦煌兴衰之因	125
一、敦煌兴衰取决于其在全国的战略地位	126
二、影响敦煌兴衰的其他因素	130
—— 中篇 敦煌石窟艺术	133
—— 第五章 敦煌石窟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	135
第一节 早期敦煌石窟艺术（十六国时期）	135
一、莫高窟的初建	135
二、十六国时期敦煌石窟艺术	136
三、十六国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渊源	139
第二节 北魏和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41
一、北魏前期的敦煌石窟艺术（442—525）	142
二、北魏后期和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525—557）	146

第三节	北周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49
一、	北周时期的洞窟形制和彩塑的特点	149
二、	北周时期壁画艺术的特点	150
——	第六章 敦煌石窟艺术的繁荣时期	155
第一节	隋代的敦煌石窟艺术	155
一、	隋代敦煌洞窟形制的特点	155
二、	隋代敦煌彩塑的特点	156
三、	隋代敦煌壁画的特点	158
第二节	唐前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62
一、	唐前期敦煌石窟艺术概貌	162
二、	唐前期的代表窟	167
——	第七章 敦煌石窟艺术的衰落	177
第一节	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77
一、	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变化	177
二、	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概况	180
第二节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84
一、	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84
二、	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90
第三节	晚期敦煌石窟艺术	194
一、	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194
二、	蒙古帝国和元代的敦煌石窟艺术	197
——	下篇 敦煌遗书	201
——	第八章 敦煌遗书的概况及宗教文献的主要内容与价值	203
第一节	敦煌遗书的概况	203

一、敦煌遗书的内容、时限和文本形态	203
二、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	205
三、敦煌遗书的文字形态	208
第二节 敦煌遗书的流散、数量及收藏情况	209
一、斯坦因与英国收藏品	210
二、伯希和与法国收藏品	212
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品	213
四、大谷“探险”队与日本收藏品	214
五、奥登堡与俄国收藏品	215
六、其他散藏品	216
第三节 敦煌宗教文献及其价值	217
一、佛教典籍	218
二、道教文献	224
三、景教文献与摩尼教经典等	227
—— 第九章 敦煌社会历史文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231
第一节 敦煌历史地理文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231
一、历史文书	231
二、历史地理文书	239
第二节 敦煌社会史文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241
一、氏族谱	242
二、书仪	243
三、占卜文书	245
四、社邑文书	249
五、寺院文书	254
—— 第十章 敦煌俗文学、科技文献与四部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259
第一节 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内容及其价值	259
一、讲经文	259

二、因缘	260
三、变文	262
四、话本	264
五、词文	264
六、赋	266
七、诗话	267
 第二节 敦煌科技文献的内容及其价值	267
一、医药文献	267
二、天文历法文献	269
三、算书	273
 第三节 敦煌写本四部书（古籍）的内容及其价值	274
一、经部	274
二、史部	276
三、子部	279
四、集部	283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来源	287
 —— 附录二 本书引用敦煌遗书缩略语说明	291
 —— 后记	293

绪论

第一节 敦煌学的性质及其由来

一、敦煌学的性质

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

以上表述说明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即：

第一，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其主体部分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六万多件古写本和少量印本，也包括古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少量纸本文书和典籍以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敦煌文书。

第二，敦煌石窟艺术。包括古代敦煌郡、晋昌郡范围内就岩镌凿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和玉门昌马石窟等佛教石窟寺。其内容包括彩塑、壁画、题记和建筑等几个部分。

第三，敦煌史迹。包括敦煌古郡范围内的郡县、关址、长城、烽燧、塔寺、古墓葬、古代居住遗址，以及敦煌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1906年以来，敦煌地区出土了多批汉晋简牍）、文物、乡土文献等。

第四，敦煌学理论。包括敦煌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对这

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

以上表述还指明了敦煌学的范围，即上述主要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

从学科命名的角度来看，敦煌学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不同，它的主体词“敦煌”二字不是学科名，而是地名。

正是由于敦煌学具有因地名学和多科性的特征，所以，学术界对其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需要略作说明。

首先应该说明：敦煌学不是它所涉及那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

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敦煌遗书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民族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理科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敦煌学与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也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产生的新的学科领域。其核心和实质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互相渗透，渗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同一问题。^[1]而敦煌学的多学科交叉则只是不同学科的材料在同一地域空间（敦煌）的交叉。因为诸多不同学科的资料都是在敦煌发现的，所以敦煌也就成了敦煌学的特定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



图0-1 敦煌学示意图

[1] 参见郑晓瑛：《交叉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41~147页。

特点和标志。如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整体上看，这门学科不属于敦煌学。但如果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当然，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的古代历史问题也还仍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样，敦煌学就与历史学产生了交叉。其他如宗教、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依此类推。所以，敦煌学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图0-1）。

因这个集合体与历史学、宗教学等单体学科面貌完全不同，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希望“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1〕}

但是，敦煌学并不是简单集合体，而是有内在联系有独特理论和方法的集合体。

首先，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但这些主要对象同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敦煌遗书而论，就其内容来说虽然涉及许多学科，但这些遗书的主体部分出自同一洞窟，所以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同时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类文书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反映当时民众生活不同侧面的断片。另一方面，敦煌遗书也是敦煌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敦煌石窟遗存以及其他敦煌发现物和古遗址都是敦煌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敦煌出土文献和敦煌文化遗存是近代学科分类以前的产物，它们作为复合体混杂在一起自有其道理，我们在对这些遗产进行分科整理和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并认真对待敦煌文化遗产的原生形态。如果把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当作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上把握它，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就成为了解当时民众的教育、民俗和社会生活的砖瓦。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敦煌资料，各个学科的所有资料都可以是了解先民社会生活史的资料。长期以来，已有学者对敦煌学内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次，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敦煌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因为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为古写本，与传世印本文献性质不同，其中保存了很多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只

〔1〕 周一良：《何谓“敦煌学”》，《文史知识》1985年10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8页。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有经过特殊的文献学训练,才可能顺利地阅读、抄录和利用敦煌遗书。这种多年整理敦煌遗书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方法或敦煌文献学方法包括文字辨认、文字释录、文书辨伪等内容。

可见,敦煌学虽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是具有内在联系、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的有机集合体,是一门有内在规律、自成体系、自成系统的由新材料发现而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

目前,在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和课程设置有,一般将敦煌学置于历史文献学之下。其实敦煌学的很多内容如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等,并非历史文献学所能容纳,恰当的方法是在历史学门类中单设敦煌学一级学科,与历史学一级学科并列。

之所以是在敦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形成因地名学的学科,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有很大关系。

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在我国,不少佛教石窟群都被人们称为千佛洞),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起,历代虔诚的佛教徒们便不断在这里凿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宋元以后,这里的佛教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不再为世人所知。

1899年,曾在清肃州(酒泉)驻军服役的湖北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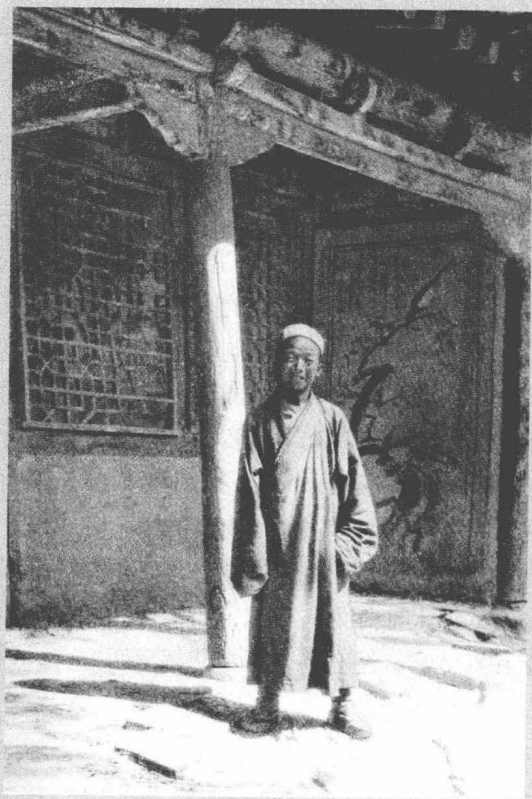


图0-2 王道士

人王圆箴，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从酒泉游历到了敦煌莫高窟（图0-2）。他在莫高窟前荒废已久的下寺住了下来，要将这座佛教寺庙改造成道观，同时还清理出几个临近下寺的洞窟，作为进行法事活动的场所。

1900年6月22日

（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雇人清理这几个洞窟内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今编号为16窟甬道的北壁有一部分是中空的。王道士等人打开甬道中空部分的墙壁，发现了一个小的耳洞。此洞约一丈见方，六尺多高，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粗麻布包，其中包裹着从魏晋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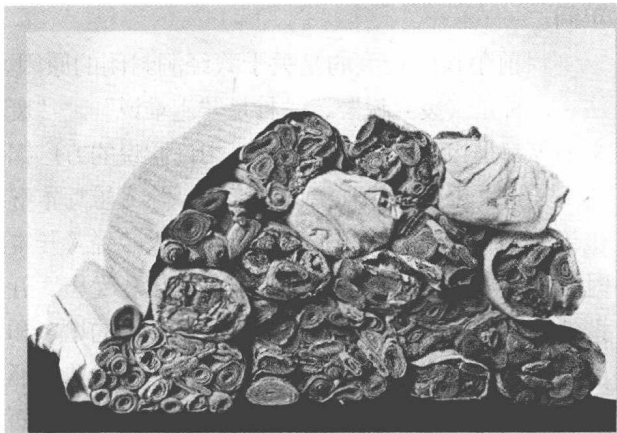


图0-3 在包裹内的敦煌遗书

卷和文书（图0-3）。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除了这批珍贵的古代文献，在这个洞窟中还发现了一批绢绣纸画塑像等。由于这个洞窟出土的古代文献以佛教经卷为主，以后人们就把这个洞窟称作“藏经洞”。“藏经洞”现编号为莫高窟第17窟。

第17窟本是16窟的一个耳室，其出口在第16窟的甬道北壁。这个耳室原是归义军时期的首任都僧统吴洪辩休息和坐禅的地方。洪辩死后，僧徒们为了纪念他而塑了他的坐禅像，放置在窟中，窟内壁上还绘有壁画。这里成了纪念这位高僧的影堂，或叫影窟。藏经洞封闭时，人们将洪辩的坐像移出17窟，腾出空间来专门封存经卷和佛画等物品。

至于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而把这些经卷、文书等封存在

藏经洞中，藏经洞中的文献和相关材料均无明确记载，只能试作推测。因莫高窟是佛教石窟寺，而藏经洞中的经卷、文书等也均属寺院之物，所以，推测封闭藏经洞的应是当时的寺院僧人。另，现知藏经洞中的经卷、文书，有明确纪年时间最晚的一件是1002年所写，所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的数年间。

目前争议比较大的是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废弃说”，一种是“避难说”。“废弃说”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文书等都是当时人废弃的东西。力证此说的方广钊认为：北宋以来，敦煌的佛典与其他文化典籍的来源渠道增多，除大量写本继续涌入外，四川的刻本佛典也传入了此地。北宋雕版印行的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可能也已传入。与此同时，纸张的生产、流通情况也有了变化。晚唐、五代以来，敦煌地区一直自己造纸，到北宋时，随着敦煌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多和自身经济的发展，纸张短缺的状况也大大缓解。大量崭新的写本印本经典的涌入为敦煌地区淘汰残旧经卷提供了可能性，而纸张供应的充裕又使利用其背面的必要性大大下降。于是在11世纪初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古书清点活动。结果清点出一大批复本过多的，因残旧不宜再用的和一些过去曾流行而当时已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批书籍和各寺以前剔除而零散存放的经卷、外典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集中在一起。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字纸不能随便丢弃，依佛教徒的常规，残破的经书、法器更不容亵渎。于是，敦煌僧团便参照我国佛教徒在长期宗教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处理办法，把这批经卷和文书分别用布包好，和那些旧幡画、多余的佛像，一道整齐地堆放在大小适中的第17窟中封存了起来。^[1]“避难说”认为，藏经洞是为避外寇入侵而仓皇封闭的。起先是说为避1035年西夏进攻敦煌而封闭。近年荣新江对“避难说”做了新的解说和论证。他认为：依据较早见到藏经洞遗书的斯坦因的记录，洞中原本分帙封藏着大批佛典和许多信士供养的佛画，以及一些残纸和丝织品残片等。这些按次序收藏的文献和文物都应该是三界寺的财产。特别是其中的绢纸绘画和丝织、刺绣等美术品，精美程度令今人看了都爱惜不已，当时人怎忍心废弃？公元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

[1] 方广钊：《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48页。